

澳華新文苑

第1187期 (B)

最後的詩六首——追思澳華著名詩人塵埃 朱文正

月亮，
是望向黑夜地球的獨眼，升與落
鋪墊新的黎明。如今不了，
她只看到古廟和喪鐘，
那裏長夜祈禱着的花蕾
掩映的只是有家祖墳
懸起紫袍加身的青煙。
黑暗裏詩人咬着，聽到了月亮的鼾聲，
尋找着這隻盲眼
或許有還呼吸着的鼻孔？
那裏能容納下
一屢清風般的詩行，只為喚醒
月亮。

詩人滿懷憐憫，寫下了
給盛世的同情，
他真的不敢苟同
那些“人民公僕”，
那些未門的“學者”，
那些衙門外幸福着的豪橫貧窮；
詩人為沉默的土地難過，
為荒草掩埋的村莊落淚，
為那些沒法自衛又沒法弄出動靜的苦難
補上詩行，
還有死亡，
還有百年來這些詩行帶出的絕望。
他留下了自己該有的其間一份，
給盛世裏醒着的詩人。

有過一次六月裏的大雪，
在朱紅血色的大門外。
還有無數次的大雪，
可以翻動一頁頁月份牌。
歲月卻堅貞著記憶，
為世代間靈魂的共鳴與慰藉，
死去卻長存的靈魂與活着的屍體
來一次開懷的慶典，如季節的交接，
以神的名義，
讓六月雪
在陽光下有藍菌菌的晶瑩。

自囚的邊際之外會深不可測，
自製的言辭會使人終究見外。

抽離了邊界便有自由的見解，
文字如眼才知夜如墨月色卻幻海。
豁達的一種變化屬於輪回，這說也雅，
以立錐之地也能守望天涯。
張開的臂膀如森林能搖動風雨，
承受星辰恆久的光輝石頭卻不語。

詩人唾棄了自囚廢棄了邊界，
來到了澳大利亞：
汗水與勤勞築就了自家的前門與後院，
每天都全權擁有一個 Australia day。

他
“讓每一滴行走在生命中的露珠
都掛滿上帝的憐憫和慈愛”，
更
“祈禱天亮時，
故鄉，給我一個Australia Day!”

就這樣，詩人成熟了，
舊的我曾緊握仇恨的火炬，
如今有了另一種光，
曾經的六月雪卻讓新的我出土綻放。

如今，他直視那些殘暴的黑暗歷史，
再不是一粒子彈或一杆槍；
看見的都看見了，陽光下無隱遁，
來到世上，豈是只為見証，
一次次新衣登上廟堂？
詩，該驅除媚態，
該根絕偽善，
詩，該有活成人的模樣。
即便膚淺，即便在穿透風花雪月，
即便戴着鏽鏽，站在墳墓中央，
透出身軀那可見的殘闊，
他笑着，告訴世界
成熟，是詩的法場。

注：2024悉尼國際詩歌節，詩人塵埃供
稿詩六首：《月亮的鼾聲》《寫給盛世的同情》
《六月雪》《輪回》《給我一個Australia Day》
和《成熟，詩的法場》。

“愛我吧，不要救我”——嚴歌苓筆下名妓扶桑錯綜複雜的情愛故事 何與懷

嚴歌苓是1989年去了美國的。她在美國獲得非常廣闊的視野，生活的，文學的，思想的。

她擁有關注華人移民海外生存經歷的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寫了若干此類小說。其中：《無出路咖啡館》就是取材於自己與美國丈夫的真實經歷，描述中國女留學生邂逅一段與美國外交官的戀情，卻招來聯邦調查局的盤查和騷擾。這種反映中國“改革開放”後新移民的異國生存困境的作品還有《也是亞當，也是夏娃》和《吳川是個黃女孩》等；描寫“美國製造”的第二代土生移民的有《風箏歌》《大陸妹》與《紅羅裙》等，揭示他們試圖超越中國基因融入主流社會，但“他者”身份的迷思並非容易擺脫；而《扶桑》、《乖乖貝比》、《魔旦》等則講述早期為生存漂洋過海的華人移民，在“排華法案”和種族歧視中以隱忍方式求生，甚至以弱勝強。

這裡，我想特別談一下發表於1995年的長篇小說《扶桑》。它講述一百幾十年前一個中國女人扶桑，為尋找從未謀面的未婚夫被拐賣到舊金山，因生活所迫淪為妓女，並與白人貴族少年克里斯產生了一段糾結淒美的愛情。期間，她與已經成了唐人街領袖和江洋大盜的未婚夫大勇相遇，卻彼此不知情。故事結尾，扶桑發現真相。在大勇為了維護扶桑的尊嚴，甘心為警方所俘，即將被處死之際，倆人在刑場上舉行了婚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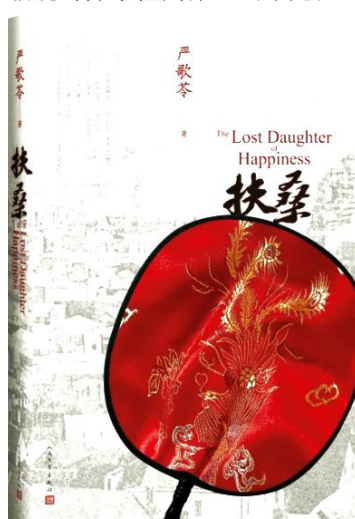
嚴歌苓怎麼想到創作《扶桑》呢？就是被一張照片打動。1993年的一個中午，嚴歌苓等丈夫勞倫斯吃

飯時，在附近的樓下看到一個箭頭指引“中國移民博物館”。那是一個在地下室的陳列館，在那裡嚴歌苓看到一幅巨大的畫像，其中焦點就是一個盛裝的、身形較為高大的中國妓女，被稱為“一代東方名妓”。嚴歌苓說她深深地被這個帶有某種秘密的、像徵性的女子身上的氣質打動了，給她極大衝擊，於是便想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尋找的過程中，嚴歌苓對中國移民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瞭解。1944年才解除的“排華法案”中有這樣的一個規定，來務工的華人不准帶家屬到美國。於是妓院就應運而生了，開在唐人街和各種修鐵路的沿線，大概有三千個少女被販賣到那裡。上述移民史博物館照片中的“名妓”就是這三千少女中的一員。這些妓女在解決華人的生理問題之餘，還吸引了白人青少年。嚴歌苓覺得，“這是一場東西方的大邂逅”，決心要寫出來。結果成就一部傑作。

說起來，這部嚴歌苓早期的重要作品差一點就不見天日。當時，她患有抑鬱症，在近乎瘋狂的寫作中自我搏鬥，《扶桑》完稿之後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後來她看到台灣《聯合報》徵文啟事，遂以一個無名的寫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斬獲1995年第十七屆台灣《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如果沒有這次貿然投稿，這部手稿也許會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裡。

後來，《扶桑》英譯本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於2002年出版，並獲評當年美國《洛杉磯時報》年度十大暢銷書。評價非常高。哈佛大

學中國文學教授王德威認為它是嚴歌苓“歷次獲獎作品中最好的一篇”，巧妙運用素材展現新意，“敘情狀物，流暢嫻熟”，可讀性極高。美國《洛杉磯時報》評論說，這是一部怪異而震撼的小說。嚴歌苓如同一位鏡頭簡練而豐富的導演，不動聲色地為人們展開一幅幅既柔情又慘烈的生動畫面。英國《觀察家報》稱贊嚴歌苓精湛的故事描寫為人們展現了一個有關永恆的不屈不撓的愛情故事。英國另一家媒體《出版新聞報》指出，這是一部大膽、性感而令人激動的有關禁錮與愛情的長篇小說。作者以極為獨特的語言，表現了生動的歷史場面。美國《紐約時報》盛贊《扶桑》是一部以豐富感性書寫的令人難以平靜的作品。說它呈現錯綜複雜的種族間情愛，是對神秘莫測的人類情感的一次敏銳的探索性對話。（未完）



嚴歌苓長篇小說「扶桑」封面。

古拙、靈動——看艾倫、愛麗絲夫婦的陶藝——塵

2024年11月23日，在格利布角大街112號，格裡布藝術畫廊（The Shop Galary - 112 Glebe Point Rd, Glebe），艾倫和愛麗絲舉辦了個人陶瓷藝術作品展。正值開幕式，畫廊裡擠滿了慕名前來參觀的人。參觀者駐足在藝術品面前，細細品味。畫廊典雅的展示間擺滿了他們的陶瓷藝術作品。

醒目的女性人體胸部輪廓陶瓷片掛在牆壁上。各種酒具、花瓶、花盆、瓷杯、瓷盤、瓷碗，和各種陶瓷裝飾品擺在展示架上。豐富的作品，獨特的造型藝術，吸引了參觀者的目光。蕾絲女性胸部陶瓷片最為引人注目。它以真實人體比例，以蕾絲作襯托裝飾，表現了女性優美的自然曲線，豐滿的輪廓展現了含蓄典雅的藝術美，充滿了美學的張力。一對古樸的花瓶，造型橫拙，又充滿想像。它的瓶口是銅鏽色的，像一隻鳥的嘴，手柄像一個女子的手臂輕鬆自然地放在腰間。瓶身宛如玉立的三節竹子，竹上綴滿谷穗和花穗，色彩採用了藍、綠、白混合成的靛青色。它的造型、色彩、光潤的質感，透露著古樸、稚拙和浪漫。花瓶融和了東西方陶瓷文化的精髓，作者大膽地加了各種修飾，具有獨特的魅力，展現了豐富的藝術內涵。瓷盤、瓷碗都透露著陶瓷這種造型藝術與顏色之美的和諧。靛青色系的器皿與鐵鏽色並用，透著古拙和自然，它

融化了多元藍綠色的草青色。有的器皿內部光滑平潤，外部卻佈滿均勻細細的裂紋，作者大膽地啟用了古銅色，黑色，仿佛這些器物歷經千年萬時光，磨損了精緻，卻依然保留了飽滿的造型和原始質地。

透過這些藝術品，人們一定好奇創作者是誰呢，他們有怎樣的生活背景和藝術背景呢？又有怎樣與陶藝相關的人生故事呢？

艾倫·曼多薩（Alan Mandoza），是一位西班牙裔美國人，畢業於弗林特大學陶藝專業。他來自洛杉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從十七歲開始學習陶藝，就愛這門藝術。現實生活的壓力和責任讓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全身心地投入這門藝術。儘管從事商業貿易，他心中的夢想卻從未消失，他依然堅持創作，很多作品在美國的陶瓷藝術展中受到行業內的好評，屢次獲獎。他的造型古樸典雅，釉彩的使用豐富多樣。展示了他對陶藝藝術深厚的理解、功底和精湛的技藝。

Alice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她鍾愛陶瓷藝術，喜歡收藏品賞各種陶瓷藝術品。記得很久前她對我說，她希望自己能去燒製陶瓷，把自己的藝術理解，觀念融入作品中。我們是多年好友，當我聽到她這樣講的時候，還不知道她對陶瓷那麼痴迷，也不知道她的夢想離她多麼遙遠，她是否真的有一天會傾注她的熱愛和天賦去製造陶藝。

內心靈魂的聲音，也許真的就有靈犀，會被一個心靈聽到。Alan和Alice這對熱愛陶藝的人因為偶然的機會相遇。Alan的真誠和善良打動了Alice，Alice的熱情和執著也感到了Alan，他們找到了生命的伴侶，也同時落入了藝術靈魂的同心圓。他們的夢想也許都單薄，但他們彼此的熱愛點燃了藝術之夢的火焰。Alan把陶藝藝術從最基礎開始教給了Alice，身為美術專業和服裝設計師的Alice，如醉如痴地開始學習、創作。她慢慢地掌握了燒製工藝，對黏土和燒製過程也越來越清楚。

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後，Alice和Alan於2020年回到悉尼。他們首先尋找一個可以開窯燒製他們心愛陶瓷的物業。他們在離悉尼不遠的中央海岸，找到一個依山傍水的物業，購置下來，然後創建了他們的藝術工作室。他們的內心似乎燃燒著火焰一樣，藝術擺在我們面前是那麼嫻靜，可是在藝術家的心裡，它們卻擁有深厚的生命力。它們經歷了塑形，乾燥，一次又一次的冷煉，終於脫胎換骨，呈現出藝術的溫潤之光。從黏土材料的選擇、鑄模、



艾倫和愛麗絲的陶瓷藝術作品。

風乾、上色、上窯燒製，要經過很多工序，一次一次上窯，一次一次塗色，才有這豐潤的質感，溫潤的色澤。有很多作品因為各種原因，中途退場，未能成為人們眼中的作品。靜靜的藝術品從胚胎，到誕生，Alice和Alan，經過藝術設計構思、精心構造、和小心翼翼一道道程序的製作，還有靜靜地守候、適時的燒製，才有了這可人的樣子。Alice經常從晚上做到凌晨才回到房間睡覺，有時候半夜起來，心生靈感，馬上就到作坊去嘗試。

這些陶瓷作品造型各異，色彩、色澤各異，瓷質的粗細各異，他們把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美學觀念和中國陶瓷藝術的傳統思想，融彙在一件件精美的陶瓷中。古樸的風格凝聚著中西文化的內涵，各種造型和色彩融進他們的夢想，而或細膩或粗曠的質地，則融彙了他們的藝術的審美和想像力，展示了他們對陶藝藝術深厚的理解和詮釋。也有了呈現在我們面前韻味無窮的瓷器。

有時我看到愛麗絲的目光空定的，空空的。我知道她的思緒正飛揚在自己的藝術王國裡。有時甚至還會不自覺說出，要是這樣呢？要是那兒再添點修飾呢？我就問她，你想什麼呢？她就笑笑說：我在想我的那個“東西”。我知道她的“東西”就是她的藝術胎兒。只是這個胎兒，可以一次次，經過她的雙手，被塑造得更可愛。她空靈的眼神裡，內心正雷電交加，激情的暴風雨滂沱如注，她沉浸其中，最後呈現出溫暖的陶藝彩虹。Alice是內心有光的女子，美麗而自然，浪漫而執著，她喜歡踐行，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她是我非常喜愛並引以為驕傲的摯朋。

他們做了很多青花和粉彩風格的陶瓷項鏈墜，送給來參觀的朋友。這些吊墜，質地細膩、色澤飽滿、圖案清新靈動，既有東方古老陶瓷藝術的古樸、端莊大氣、又有西方藝術的溫厚、柔美和靈動。

他們的藝術品，中西合璧，包含剛陽與柔美，就像他們和美的姻緣。陶藝藝術，最原始，最單純，也最神秘，有著古樸、雋永、彌新的魅力。